

## 春耕

□淮南市第三中学 顾正龙

春雨淋透了大地的时候，挂在墙上的犁铧便也开始工作了。而当它缓缓伸进黄土地的时候，村庄的温度刚刚好，不冷也不热。家里还没有牛来耕地时，母亲在后边扶着犁，我和父亲的肩上各扛着一道麻绳，脚踏在软和的黄土地上向前砥砺前行。

几乎跟父亲并驾齐驱时，父亲开了腔：犁要慢慢地拉，浅了种子覆不上泥土；深了，土地会疼。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几只鸟群正蹲在枝头，悠闲地演奏出天籁的曲子。

犁铧写下的诗行，入木三分，用铺陈、起伏的排比尽情吟咏春天，当波浪涌动的时候，一声声惊叹便从大地上次第生长了出来。家里买了牛后，母亲和我解放了。牛打着响鼻，对着远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寂寞了一个冬天，它感到残留的冬天正在四蹄间消融成源源不绝的动力。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牛不会说话，可是它通人性，用一垄垄酥软的土地交出忠诚的回答。牛蹄下，泥土向后跃动，又被父亲踩碎——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苦涩与辛劳，让它们更适宜地生长、冲破，一年比一年丰茂。

休息的时候，我和父亲跟其他的乡亲们一样，坐在田野的边缘，目光漫过每一棵幼苗的高度，越过村庄的篱笆，沿着炊烟一路飘向天空：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平凡的日子里只有辛勤播种，才可能迎来收获。

倦了的父亲点着烟，静静地听着大自然各种生活的呢喃絮语，听着土壤下窸窣窸窣逐渐抽芽的声音。相比于我，父亲更懂得黄土地的内涵，在他渐渐弯曲的腰背上，我看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笑容。

犁铧用了十多年，被摩擦得锃光瓦亮。可犁铧老了，身上落满光阴的年轮，那纵横的伤痕像一朵朵绽放在尘世的花。年复一年，犁铧废寝忘食地耕耘，它的辕上走过一个个乡亲的跋涉，一头头牛的忠诚。人与牛组合的村庄，烟火气息浓如一杯久封在坛内的老酒。

家家户户都开始实现机械化种地后，犁铧活动的空间就明显地缩小了，只是在那些边边角角的小块地需要耕耘时，它才登场。犁铧坚守着岗位，执着地在板结的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条近乎标准的经纬线……一段忙碌的时光过后，犁铧的战场又转移到了墙根下或者阴暗的缝隙里，深切缅怀着过去与人和牛一起并肩战斗的澎湃激情。

春 □天长市城南小学 冯 勇/摄

## 五角钱的记忆

□天长市官桥九年制学校 何仲熙

百度了一下“角”，其中有解：中国辅币名。一元的十分之一。作为人民币的计算单位之一，目前在大型超市偶有可见外，在其他场合已基本失去了身影。

可在我心底深处，五角钱的记忆，日久弥新。

就读五年级是在1977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班主任通知我们几个同学，让我们每人买一条红领巾，准备参加入队仪式。

那时能入少先队的学生是凤毛麟角，有此殊荣，心中甜滋滋的。

中午放学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奶奶欢欢喜喜地从一层一层包裹的手绢中，掏出了五角钱，递给我。

那时，一条红领巾的价格是0.19元。一个普通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只有20多元。怀揣着人生第一笔“巨款”，我思量着放学后去买红领巾。

下午，班级安排集中劳动，收割学校西北农田的黄豆。劳动分两组，力气大些的，负责收割；力气小些的，负责抱豆秸。我很瘦小，老师自然让我去抱豆秸。

中秋过后的太阳特别明亮，午后两点多时依旧那么热烈。我和同学将割下的豆秸堆成一小堆，然后抱起来，堆到操场边。

黄豆已完全老熟，叶子也完全枯黄。豆角的尖角硌得皮肤生疼，脸上也被豆叶扫得辣辣的，汗水顺着额头慢慢淌下，有小虫子爬行的痒痒感。怀抱豆秸，看不清地面，磨薄的布鞋底偶尔踩在尖尖的豆茬上，疼得人要迅速跳起。即便是这样，心中也暗暗要求自己——要比别人跑快些，多抱些，因为自己是少先队员。

下午劳动提前结束，放学时间也提前了。当我兴冲冲地来到小卖部时，一翻衣兜，傻眼了一——五角钱不见了。

一亩多的黄豆田，被我脚挨脚地找了个遍，一无所获。那个昏黄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如何失魂落魄回家的。

虽然奶奶没有责骂，最终我也戴上了红领巾，但我却自此再也没有了嘚瑟的勇气。

奶奶是1982年2月去世的。

安葬完奶奶，我踏上返校读书的路途。那时，公交还没有通行，去五十多里外的师范上学都是靠步行，一般五小时左右，好在有邻队的同学相伴，说说笑笑，并不枯燥。今天我一人独行，影单行孤。

“兄弟，站住！”——脚步刚迈出庄子，将转弯向北小路走去时，堂嫂叫住了我。

堂嫂那时五十多岁，生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最大的孩子刚刚成家，其他几个孩子都还不能自食其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养活一大家子确实不容易。作为邻居，常常听到堂哥为吃穿与堂嫂的争吵，也见怪不怪。

“我这有五角钱，你带上吧！”

我知道，这五角钱足够她孩子一个星期的菜汤钱。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每月有16.5元固定的伙食费，寒暑假及平时放假还有退伙费，对比他们算是宽裕多了。

“大嫂，我不能要！”我竭力推辞着，她家财权掌握在堂哥手中，不知多长时间，才有此积蓄。

“不要嫌少，拿着！”最终我没有拗过堂嫂。

这五角钱，让我行走在那个寒风料峭的早春田野上，心中异常温暖。

### 回到南宋过寒食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张鹏程

我们今天很少单独过寒食节，能记起的也只有韩翃的诗句“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古时寒时和清明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寒食节相当受重视，经济文化繁荣的南宋当然也不例外。

清明的前三天就是寒食节，当时居住在临安的人家，都会在自家房檐上插满嫩绿的柳枝，远远望去，百万人口的京城变得青翠可爱。也有很多商家把枣饼串在柳枝上，沿街叫卖，旁边围拢着成群的妇孺。但这许多柳枝往往都取自西湖湖堤上的垂柳，每逢寒食便也成了柳树的劫日，以至于当时就有人写诗说“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感叹第二天出游的人就看不到杨柳依依的西湖美景了。

南宋人的清明祭祀也往往选在寒食节这天，朝廷会派使臣到宗庙祭祀，祭品多是麦糕和饴糖。普通百姓家也选择在此时上坟祭祖，放眼那日临安城外的南山北山，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在大昭庆、九曲这些地方，有很多妇人在两颊涂上素粉，画一种颇为时尚的泪妆，她们扶儿带女，随身还不忘带些酒菜佳肴，一方面是用来祭祀，另一方面会把多余的酒菜带到郊外的村店，就着这万紫千红的春景，端起酒杯迎着西湖吹来的阵阵春风，吃上一顿颇有情趣的寒时野餐。

到了傍晚，祭祀郊游的百姓都乘着车马回城了，许是有些人还玩兴正浓，不愿这么早早回家，便在玉津、富景御园等处逗留，观赏包家山的桃花，游逛于关东、青门菜市，畅游十里花市马腾，甚至到尼姑庵或者道观中夜游，真是畅快到了极点。街面上也不乏做小买卖的摊贩，他们或坐着，或走街串巷，卖些野果山花，好不热闹。

### 记忆深处的那些灯

□寿县安丰塘镇老军小学 聂浩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年龄不大，玩心却不小，一个星期下来，好奇心结束，我就不想读了。汪义芳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很有耐心。写字时，由于没有任何基础，我们的字都写得七扭八歪，她就一一握着我们的小手，一遍遍教我们写。她还经常一边检查作业，一边夸奖有进步的学生。一天，她把我的作业本高高举起，说：你们看，聂浩的字这段时间有很大进步，写得多漂亮啊！短短一句话，却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为了获得老师的表扬，我写字越来越卖力，越写越好。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她表扬我时举起的作业本和她的那句话。二年级时，语文换成了韩友珍老师。除了字写得不错之外，我成绩却很平平。上学期结束，学校举行颁奖大会，我记不清是生病还是什么原因，去的很迟，大会已经结束。放学的铃声响了，我跑出教室，听到她在办公室前喊我的名字。我跑过去，她笑咪咪地递给我一张奖状。是的，是一张奖状，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我感觉心跳加速，额头上渗出了汗。记不清我是不是说了谢谢，反正那天的路我走的特别快，一路飞奔回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一

路上我把那张奖状看了又看，生怕上面的名字变成了别人，那天的天气也很好，特别的蓝。还有韩老师递给我奖状时的笑容，一遍遍在我的眼前闪现。这笑容连同她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深深地刻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

四年级时，教我们的是韩承玉老师。记得每天放了晚学，他都要把我们留下，给我们补课，补课的内容包括写出一些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得地的”的选择和“着了过”的填空之类的题目。现在能记起的就是补的内容很多，他一抄就是几黑板，抄完了叫我们自己做完，他再一道一道讲解。等我们放学回家，已是暮色沉沉，牛羊归栏。其实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们都是边干农活边教书的“耕师”，工资微薄，不能养家。那时的补课，也不收学生一分钱，全靠老师的一腔热情和责任心。回想起来，我初中乃至以后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都与那时多写多练奠定的基本功有关。

念初中时，一次偶然的作文获奖，激起了我写作文的热情。教我的赵守旭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一篇篇稚嫩的文章在他有声有色的朗读下，灼灼生辉，我的虚荣心和自信心都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得以满足和提升。课堂之外，我就把自己写的一些作文抄给他，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一一指出优缺点。后来，在我落选在家的日子，他托人给我带来诗集，在扉页写上文字鼓励我，使我在人生灰暗的时光里，鼓起对读书和继续求学的勇气。

读中专时，由于共同的爱好，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散星》文学社。中间由于资金短缺几度面临停刊。创刊之初，教我们语文的吴克裘老师已是苍苍老人，应我们之邀，他满腔热情地为我们题写刊名，指导刊物的编排。在办刊最难的时候，他多次找到校领导，为我们争取办刊经费。正是由于他的大力相助，《散星》在毕业前刊出六期，共刊发师生各类文章近200篇。还记得1999年，在我离校三年的一个雨天，在我人生遭遇又一次挫折的时候，我到了他家，把我的苦恼和境遇讲给他听。他像父亲般的倾听着，安慰我，鼓励我。晚间，我执意要走，他再三挽留，后来看我决心已定，流着泪说我：“孩子，这么晚了，你往哪里去……”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

后来的我，几经周折，又走上了讲台，至今已有二十年时光。每次站在那里，我就恍惚觉得，这些老师的爱心、耐心、鼓励、敬业以及对学无私的关注和深爱等似乎早已在无形中渗入了我的灵魂，在我从教和做人的每一个细节里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的言行和品质就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